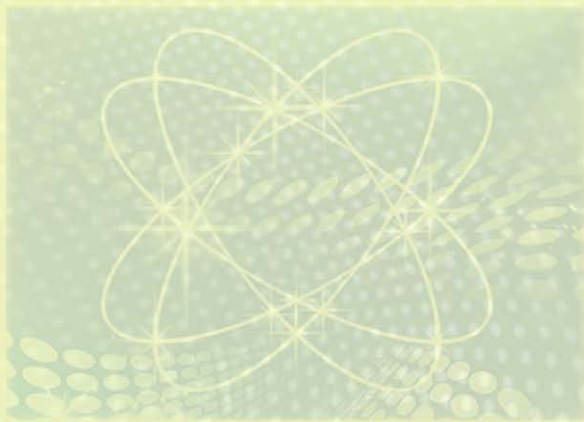


铜钹山的作家情缘

毛小东



江西人民出版社

铜钹山的作家 情缘

毛小东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铜钹山的作家情缘 / 毛小东编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210-04489-5

I. ①铜… II. ①毛… III. ①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② 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6②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8582 号

铜钹山的作家情缘

编著: 毛小东

责任编辑: 王醴颀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电话: 0791-6898983

发行部电话: 0791-6898983

邮政编码: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5

彩页: 8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2100

ISBN 978-7-210-04489-5

赣版权登字号—01—2010—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25.00 元

承印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铜钹山的灵魂

陈世旭

《铜钹山的作家情缘》一书,为一群文化人近几年来在铜钹山的多次活动留下了极尽其详的记录。大到有规有模的采风,小到片言只语的书简,其留意的细腻,其用心的良苦,非倾情的投入不能成其功。从中折射出来的编者的精神世界,使我感触良深。

编者毛小东,主政铜钹山多年,基于贫困山区民生的改善,立志开发铜钹山旅游。从交通、设施到宣传,几乎是白手起家。多年前我因偶然的机缘去铜钹山,随之翻山越岭,穿村走户,他对此地一桥一塍、一屋一舍、一石一沟、一草一木的熟稔和挚爱给我以极深印象。此后几年,陆续见到由他编选和编著的有关推介铜钹山的书籍将近二十部。其孤心苦诣,其百折不挠,其坚忍不拔,常让我想起发愿苦行的僧人。

铜钹山区,处赣浙闽交点,古来为封禁之地,其天生丽质千百年来被深锁幽闭。近年来得以广为人知,毛小东上述的工作,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形胜,无欲无求,自可不言。人的生存,有赖天地,便不能不言。“言”的目的,是使自然之美为人所知,进而为人所用。大美而得大用,则善莫大焉。

要感谢毛小东,让我结识了铜钹山。铜钹山的神秘奇诡,会时来我的梦乡;要感谢铜钹山,让我结识了毛小东。毛小东的悲心大愿,会洗涤我的灵魂。从这个意义说,我以为铜钹山是有灵魂的,那便是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地为之抛洒心血和汗水的那颗炽热的心。

自然会报答一切善待它的人。愿毛小东和所有爱铜钹山并努力为之奉献的人们好运!

2010年5月10日雅典归后

闯入者

——褚兢与《铜钹山的传奇》

铜钹山是一个充满了传说、神奇的地方。相传四五千年前,有一位先人出门打猎,看见山坳里一群梅花鹿在阳光下慢悠悠地踱着方步。他便猫着腰,举起标枪,刚要投掷时,梅花鹿闻到生人气味。一溜烟跑了。翻过山脊,鹿群正在水边欣赏着各自的情影,他匍匐着向前靠近,结果还是被头鹿发现了,鹿群又撒腿而去。他从太阳爬上山顶追到太阳走下山冈,整整追赶了七七四十九天。忽然,他两眼一亮,一条弯弯曲曲的大河像一匹白缎子在眼前飘动。只见两岸千峰竞秀,百花烂漫,野牛在水中游弋,布谷在竹林里欢唱,雄鹰在长空上搏击,彩云在山峦间散步。河岸尽头,裸露的溪石突兀冲霄,犹如镇守关寨的天兵神将。如此秀美的山水林云,如诗如画、如歌如梦,他被牢牢地吸引住了,于是他决定在此定居,繁衍生息。



(右起:马雪松、褚兢、吴山芳、毛小东)

一个人的一生是有机缘的,一个地方同样是有机缘的。以个人而言,无论是成就事业还是扬名立万,若无某种机缘,那么,他可能终其一生伏甯草莽而无法际会于风云之间——哪怕他有子建之才或子都之貌。而一个地方能为世人所知甚至成为名胜,也同样如此。史书上,我们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让笔者亲身体会这一点的,是一处名叫铜钹山的地方。

——褚兢语

褚兢是《江西党建》副总编、作家、评论家,我原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时就认识的一位老朋友。2002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从五都镇长的岗位调任岭底乡任乡党委书记才四个月),我到南昌出差,在他办公室闲聊,谈到了铜钹山旅游开发的事,想写点铜钹山方面介绍风景的文字,他当即就说,正好前几天在江西省社科院马雪松那里了解到,他们正编写《江西旅游文化丛书》,是专门介绍一些地方旅游景区的。不久,褚兢就约上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赣文化研究所的所长马雪松、企业家周幸福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吴山芳,由周幸福老板开着私家车进山来了。当时,广丰到岭底的山路坎坷不平,周老板的车一路拖底盘,可以说他们四人是半车半步到达岭底乡政府的,但一路的风光的确迷住了他们。没有旅社、宾馆,他们就住在村民家里,当晚商定好搞两个东西:一是《江南胜地——铜钹山》画册;二是《铜钹山旅游概览:山水辉映 神奇绮丽》的图书。不久,周幸福就搞出了折叠的影册,里面除美丽的风光照片外,还提出了一句经典的话:带走的是一张张照片,留下的是一串串脚印。

《铜钹山旅游概览》是我用了整个“五一”七天长假突击编写而成的,还请了广丰报社的刘志明在文字上加以润饰(故出书署名时我加上了刘志明的名字),9月底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吴山芳担任的责任编辑。《江西旅游文化丛书》由时任省委书记孟建柱作总序,省长黄智权担任顾问,《铜钹山旅游概览》是整套丛书十二册中当时已出版的第六册。我请时任上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丰县委书记王永革同志写序,王书记欣然应允了。这两份东西成了以后铜钹山向游人及外商介绍的主要资料。

铜钹山旅游的序幕就是这样偶然而必然拉开的,而褚兢就可以算得上是第一个闯进铜钹山的著名作家。

他在《铜钹山剪影》一文中这样写道:

铜钹山,一个有着重金属质地的名字,却能让人灵魂轻盈地飞起来。

我是第三次走进这个地方。三年当中,一年一次,我从来没有这么频繁地走过同一个地方。

这以后,褚兢就更频繁地走进了铜钹山,我估计不少于六、七次吧!2006年《江西日报》“井冈山”副刊搞了个



“铜钹山杯”征文活动,褚兢写了一篇题为《铜钹山的传奇》的散文获奖了,我主编的第二本铜钹山散文集就是以这篇文章的标题为书名的。褚兢还为我所著的《虚实探》和编著的《铜钹山历史文化撷英》系列丛书的《铜钹古韵》两书作过序。可以说,褚兢这么多年一直关注着铜钹山生态休闲旅游发展的进程,也是铜钹山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之一。



鸣唱悠悠

——陈世旭与铜钹山

名山必有名士。但尚需一条道路,一个机会,一个引荐的人,让非常之景有机缘给慧眼识得,并借如椽之笔扬名于外。正是“名山也要文人扶”。杭州西湖的苏堤和白堤,因苏东坡和白居易而驰名古今;石钟山因苏轼、雁荡山因徐霞客扬名于世。诸如此情不胜枚举。如今名满天下的张家界,是画家吴冠中始发现;水乡周庄,则全凭借陈逸飞的那幅《故乡的回忆》的画。几乎众所周知的每一个景点,都有一个名人与之密不可分。



陈世旭与毛小东合影

封禁千年的铜钹山,静穆了千年。时光无声无息地走过千年之后,轮转到公元二十一世纪初,铜钹山终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鸣唱。

以小说《小镇上的将军》成名、被喻为文坛常青树的陈世旭先生是一位不太爱游山玩水的人,却对铜钹山情有独钟。



“2003 金秋小说创作笔会”会场

2003 年 9 月 20 日江西省作家协会在铜钹山举行“2003 金秋小说创作笔会”。当时,到过国内外许许多多名山大川的省文联主席、全国著名作家陈世旭先生“不抱希望”,也就“颇不以为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铜钹山,三天后,他被这里的真山真水、古色古香的铜钹风光感染了,情不自禁地说,这里是他在国内见到过最好的风景区之一。回去后,他亲自上书省委书记孟建柱,推荐开发国家森林公园铜钹山,孟书记对这位曾是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江西文坛泰斗的建议极为重视,作了重要批示,由省委办公厅转送给省旅游局,省旅游局专门召开了党组会议进行研究。不愿独享山水之美的陈世旭主席正好在离开铜钹山一个月的时候,即在 10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大地”栏目上发表篇幅较长的散文《铜钹山的鸣唱》。

从小就听人说“泰山归来不朝岳,黄山归来不看山”,一直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去了泰山,又去了黄山,以及别的许多山,不觉对那句老话有了疑虑。

“岳”当然指“五岳”,就是五座山,有限度的。因为有几个皇帝上去过,历朝历代又有无数趋炎附势的官僚以登泰山来祈求自己的发达,使泰山成为“五岳之尊”。“五岳”是人封的,更大的程度上是

权势的象征。朝拜了顶级的那个,其他的当然可以偷懒。“泰山归来不朝岳”,似乎不足为怪。而“黄山归来不看山”就显然有些感情用事了。天下的山何其多。这话能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疑问,但向来并没有人探究。盖因为黄山确实蔚为大观。上去过的人除了讨厌那个无线电塔台及其广告之外(这应该是近年的事情),决不会因为听信过那句话而失望。而且,人们也决不会真的信了那句话就再不去“看山”。

人在表达激情的时候,都喜欢走极端的。爱一个人就说“爱得要死”、“你是我的唯一”;爱一处风景就说“甲天下”、“人间天堂”之类。如果仅止于一种表达,而不是一种结论,那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人的认识有时候很容易被遮蔽。我自己就常常陷入这样的误区,到了张家界,就认定天下再无比这更好的山;到了九寨沟,就认定天下再无比这更好的水。而且这念头非常顽固,以为天下风光,尽收眼底,天下之大,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最近的一次旅行,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事情的发生很偶然。省作协组织了一个小说笔会,开会的地方说是在一个正在开发的山区,叫“铜钹山”。这地名我没有听过,对所谓的“开发”也不抱希望。这年头,有一片林子就说是“森林公园”、有几块像猫像狗的石头就说是“世界奇观”的“旅游开发”听得太多了,因其言过其实而常使人不免索然。

进入铜钹山的当天住在一个水库中央的岛上,是原木和茅草搭的简易的房子。是夜,千顷无波,环山俨然,月明中天。万籁俱寂中听乡干部讲一步一个山头的大脚山神(有人见过脚印),讲数百年前的官兵剿匪。讲乡民中间的种种灵异故事,不觉森然。尽管这样,铜钹山给我的印象仍不过是一处普通的山村罢了。三天后我才知道,这不过是刚刚踏上铜钹山的一个小小的门槛。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热心的乡党委书记毛小东带着我们一千

人翻山越岭。我们起初颇不以为然,等到了深处,才发现一步一重天,步步都让人叹为观止。所有人都筋疲力尽,所有人又都心甘情愿。

这至少可以说是我在国内见到过的最好的风景区之一。无边的云海,漫山的古松,高悬的飞瀑,神奇的巨峰,宏阔的石林,以及由深谷中的数百里长河连接起来的一个又一个高峡湖和数万亩有着成片成林的活化石红豆杉的原始森林,集黄山的壮伟,张家界的奇特,阳朔的妩媚于一方水土。我们走过的还只是叫做“九仙山”的很小的一部分。整个铜钹山区三百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类似的绝胜处不计其数。

铜钹山的乡址离其所属的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城不过四十公里,但多年来铜钹山的惊世之美却鲜为人知。此间的一切几乎都处在原始状态;高隘口的古道边关,绝壁上绿林营寨,岩洞中的寺庙道观,走几十里才能见到的寥落村舍,几缕炊烟,榨油和酿酒保持着千年以前的方式。究其缘故,乃是因为此地为赣浙闽三省的交点,不便管理,故从唐朝开始便成为封禁地。虽然使得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影响,却也免受了许多的蹂躏和污染,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块难得的处女地。

铜钹山的处女面纱一旦被世人撩开,其名声必然大哗于天下。唯愿这对于铜钹山只有福没有祸。相信人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理智和聪明。

铜钹山给我的教训是:永远也不要说自己看到了最好的风景。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世上正不知有多少铜钹山这样的处女在不为人知的大地深处随日月的起落和春秋的代序径自无声地鸣唱呢。

不过最早认定“黄山归来不看山”的那位先生还是可爱的。非要等到爬完了所有的山再来说出这一类的话,那么世上的好山好水

依然在,而名言名句就会少多了。对世界来说,那也会是一种遗憾。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主席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铜钹山声名鹊起。事后,陈世旭先生在北京开会有文人问他,像他这样一个全国有名望的大作家为一座无名小山写出这样的美文,是不是得了很多的好处。陈先生反驳说:你们那里经常收人家的好处?作家应有良知。陈世旭因此又写一篇杂文叫《红包》,事后获全国一等奖。

2005年4月出版发行的新编《广丰县志》,记述年限起自建县之时,止于公元2002年底。陈世旭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铜钹山的鸣唱》一文是2003年10月18日的报纸,本是该志收录的史料时限未能涉及到,时分管方志工作的常务副县长叶礼茂(也是主编),要求编纂的同志作为特例,将之增收到该志的卷三十六《艺文》第三章散文作品里。这不仅是因为陈世旭时任江西省文联主席,在中国文坛名气很大,更主要的是《铜钹山的鸣唱》一文确实写得很好,可以说是第一篇写铜钹山的美文。叶礼茂常务副县长够开明、有眼光的!《广丰县志》有幸收编到这篇对广丰铜钹山今后发展起了相当大作用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铜钹山是由散文造就的山。

无独有偶,我一位朋友从外面出差回来,见到我蹦出一句话:你们铜钹山,不得了,都上天了!我听懵了。原来他乘飞机,在机上看了一本《东方航空》的杂志,阅读到



陈世旭在灵鹫寺考察

了陈世旭的这篇《铜钹山的鸣唱》的散文,感到亲切,身边熟识的山水远播扬名让人欣喜。

陈世旭在《人民日报》发表《铜钹山的鸣唱》的第二天,即2003年10月19日就被广州的《羊城晚报》放在头篇予以转载。后又

被上海的《文汇报》转载。不久,我收到一封上海方面的来信:

毛小东书记:

您好!前几天我们在文汇报上看到陈世旭先生的《铜钹山的鸣唱》一文,不由使我们惊奇,文中评价如此高的地方还深藏着,确实感到意外。

我们是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是一群以退休教授、高工为主体的摄影爱好者,对于优秀景点,特别是尚未开发的新景点,更有浓厚的兴趣,我们准备在三月中下旬来一个由3~4人组成的考察组到贵地了解实地情况。初步拍摄,再组织人员进行创作,适时在媒体及场所专题展出,展示我们作品成果的同时,也向上海市民介绍铜钹山的风光,扩大影响,用画面向市民介绍风光是最直观的。

当年张家界就是摄影家拍摄一个月后,在香港展示轰动了国内外。

我们这次来贵地,行、住、食的费用均由我们自理,唯一要求,当地能派向导带路去实地考察。

我们将乘火车到上饶,再转汽车到广丰县,再如何走法及联系,望能告知我们。

因不知铜钹山归属于哪个乡,从地图上查得离岭底最近,故只



陈世旭与广丰文学爱好者探讨问题

能写岭底乡,不知有误否。

为保险起见,同样内容的信,向广丰县旅游局投寄了一封。

等待回复,谢谢!

致

礼!

陈守国

2004.03.03

陈守国老同志在这信中还写上了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收到该信后,我及时与陈老同志联系上了。以后,为他们在铜钹山拍摄和游览提供了应有的方便。从而有了一批又一批上海退休的摄影爱好者到铜钹山采风摄影。

陈世旭先生此后频繁地光临这座“无名小山”。2006年6月24日他以江西省文联、江西省作协掌门人的身份,将江西作家的“家”安在铜钹山,并亲临铜钹山为江西省作协创作基地挂牌。从此,铜钹山成为作家们自己的天地。更未能让人想到的是刚刚从省文联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陈世旭先生将自己的“家”也安在铜钹山了。2009年元月15日,我去省文联拜访陈世旭先生,陈世旭告诉我,他在鄱阳湖岛屿农家里建了间“鄱湖书房”,想在铜钹山也搞间“铜钹书房”,我当即答应了。过了春节,2月23日我就带了几位管委会的干部赴鄱阳县白沙洲乡竹溪三岛青庙嘴参观了陈世旭的“鄱湖书房”。回来后选定场地



铜钹山书房挂牌合影

用了二十天就修建好了。4月28日陈世旭亲自来为“铜钹书屋”挂牌,并住进了他的“铜钹书房”,这是铜钹山国家森林公园特地为他建立的一个文学创作的场所。

陈世旭先生对铜钹山特有情感,也为铜钹山做了很多的工作。先后为铜钹山的四本散文集,即《铜钹山的鸣唱》、《铜钹山的传奇》、《铜钹山的恋歌》、《铜钹山的神话》以及《铜钹山的历史文化撷英》系列丛书《铜钹古韵》、《铜钹故事》、《铜钹歌咏》、《铜钹幽记》等题写了名书。此外,还为铜钹山留下“九仙山”、“归真”、“家潭村”、“仙人掌山”、“白云庵”、“张叔夜故里”等墨宝。



陈世旭为博山寺题字

